

黑道往事

Heise Wangshi

谢宗玉 / 著

警察与大盗的斗智斗勇
深入而真实的牢狱生涯
一幕幕闹剧遮掩别样的沧桑与悲凉

群众出版社

黑色往事

Heise Wangshi

谢宗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往事/谢宗玉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014-4569-1

I. ①黑…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3923 号

黑色往事

著 者: 谢宗玉
责任编辑: 张 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13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569-1/I · 1882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I

如果要我讲叙自己的故事，我就从我父亲刘辉和我母亲汪霞离婚时讲起。他们的离婚，在我的生命中无疑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

我六岁那年一个黯春的黄昏，细雨飘洒在青青的瓦楞和灰灰的麻石街头，清冷的檐滴漫不经心地敲打着路旁一脸无事的新绿。掌灯时分，我母亲汪霞左手拖着哥哥刘龙，右手拉着弟弟刘骥，走出家门。她的左手肘里还挽着一个大大的包袱，里面装着属于她的最后一批细碎的东西。八岁的刘龙用一只手帮她托着包袱的底部，使包袱看起来显得比实际要重些。从家门口射出的灯光把他们的身影拖得很长，就像三根又粗又长的绳索捆着他们往前拉，他们的脚步就颇有些踉跄的意味。

灯光把站在家门口的我的影子也拖得很长，末端正好贴在汪霞的背部，这看起来就像我在用一根黑黑的巨木顶着她往前推，巴不得他们快点走似的。事实上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舍不得他们走。他们一走，接下来的日子我还真不知如何打发。我含着眼泪，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远。我冷不丁喊了一声：妈——声音像一只扑楞的鸽子突然飞掠黯春的街头，汪霞猛地一悚，站住了，却没有回头。回头的是我兄弟刘龙和刘骥，他们目光漠然而空洞，也透露出一些疑惑，他们一定以为我还有话说，但我喊了一句就再没话说了。然后我母亲汪霞牵着他们疾走起来。等他们的身子与影子一齐消融在夜色中，我才发现在灯光中飘洒的微雨就像万千飞蚊在舞。我心乱如麻地返身回到屋里，床上的刘辉酣声正旺。

刘辉的确太累了，持久的争吵、打斗、离婚，已把他搞得精疲力竭，他

真的需要好好大睡一场。所以就在汪霞收拾属于她最后那些东西的时候，他都没耐心等着送她出门。他坐在那里，冷冷地看着走来走去的汪霞，后来打了个哈欠，仰身往床上一躺，就睡下了。相对而言，汪霞倒比他显得温情脉脉些，她好像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似的，行动迟迟疑疑，东西放进去又拿出来。是刘辉泰然自若的睡样才加快了她的收拾的进程。可由于过于急促，又使得她显得手忙脚乱。她好像要找一件什么东西，东翻西翻却找不着，后来她操起一只碗就往地上砸去，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随着咣啷一声脆响，刘辉由仰睡改成侧睡。汪霞盯着他的背部发了大概五秒钟的呆，最后拉着刘龙刘骐匆匆离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留给了刘辉？汪霞尽管总是唠叨个没完没了，但她是我的母亲，相对冷漠的父亲而言，我的确更喜欢她些。但我只能跟着刘辉，因为这是父母协商和法院判决的结果。

被汪霞搬走一半家具后的家里，显得空荡而凌乱。旮旯里藏匿了多年的垃圾连同金色的蟑螂，这时都慌乱地暴露在我眼前。我以为刘辉睡完一觉起来后，会大搞卫生，对剩下的家具来一次新的规划和布置。可没有。早晨起来的刘辉只看了我一眼，就朝厕所走去，一阵哗啦啦地响后，出来又看我一眼，然后往床上一歪，又睡着了。

我搬来一只板凳，坐在床前，我一声不吭地守着刘辉直到中午。后来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跑出去找吃的。邻居杨小秋与我同龄，他们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坐在他们家的门槛上不走。我看着杨小秋，杨小秋说：你走，我吃完饭再去找你。我看着杨小秋的父母，杨小秋的父母低着眉眼，扒自己碗里的饭。我看着杨小秋的哥哥，杨小秋的哥哥朝我瞪了一眼。然后我的头就低下来了。后来一只碗突然塞到我胸前，我抬头一看，是杨小秋的母亲。我喜出望外，接过碗就狼吞虎咽起来。杨小秋的哥哥杨小夏在桌前突然把碗筷一丢，叫道：虎癞子，你就知道隔三差五跑我家吃饭！杨小秋的母亲吆喝道：小夏，你怎么说话的？杨小夏扭着脖子吼：我说的不是吗？边说边气呼呼地朝门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故意在我的肘上撞了一下，我的手一颤，筷子就掉落在地。我不看他，拾起筷子在衣襟上擦了两下，又吃。杨小夏站在街上一跺脚，骂一声：死贱！然后跑开找他的同龄人去了。杨小夏比杨小秋大四岁，当然比我也大四岁。

我吃完一碗，不饱，但也不饿了。看着杨小秋的母亲没有叫我吃第二碗的意思，我怯怯地把碗放在他家的桌边，然后讨好似的对小秋说：小秋，我

们出去玩吧。

我们玩老虎逮猪崽的游戏。别看我名字叫刘虎，可我在这个游戏中从来都没扮过老虎。甚至没扮过猪妈妈，我的角色一直是猪崽，躲在猪妈妈的后面，时刻防备着老虎的进攻。

黄昏时，我回到家，刘辉早已起来了。刘辉起来了什么也不干，只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发呆。我走进屋时，刘辉在昏暗中吼一句：一天死到哪里去了！我立马像触电了似的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刘辉的吼声就有这么大威力。刘辉吼一百声，我往往会有九十九次打寒噤。剩下的那次八成是刘辉得了重感冒，哑了嗓子，吼起来才不像晴空里的炸雷。

刘辉对着直愣愣站在门口的我又吆喝一声：过来。我就挨着步子走过去。我以为刘辉离了婚要拿我出气，我想刘辉不是要抽我耳光就是打我屁股。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刘辉会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摸出一元钱塞给我，刘辉说：去，到街口王爹那儿拿十个油巴子来，我们不能死了胡屠户，就不吃猪肉，是不是？把自己亏待了，球人会可怜你……我没听他啰唆，拿着钱，拔腿就朝街口跑去。从王爹手中接过油巴子，我一边走一边啃，等走到家里，属于我的五个油巴子已进了肚子。我把剩下的油巴子塞给刘辉，刘辉骂骂咧咧：你这个死鬼，老子这么大吃五个，你这么小也吃五个。连一点孝心都没有。长大了一定是个白眼狼。

老实说，我吃五个的确是多了点。我现在一边听着刘辉的数落，一边打着饱嗝上床睡觉。刘龙刘骐都不在了，大大的一张床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大大的一张床一个人睡着实在是怪冷清的，可他们不在，夜里没有人与我追逐打闹，我只有早早地在清冷的床上躺下了，唉。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刘龙刘骐都在，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一顿吃五个油巴子，可见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他娘的油巴子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每次经过街口的时候，都要在王爹的摊子前站一会儿，嗅嗅空气中飘荡的油香。

一晚上的梦中，都是吃油巴子的事。我梦到刘龙夺了我的油巴子拼命跑开，我追着他又喊又叫，急得要哭。后来我就醒过来了。醒来后我去撒尿，才发现刘辉并不在屋里。刘辉去哪里了呢？我知道得并不清楚，不过照汪霞的话说，刘辉应该是死到那个骚狐狸洞里去了。汪霞他们没有离开这个家时，刘辉就常常夜不归宿。刘辉总说家里太吵太气闷，有一股好浓的尿臊味和樟脑丸味，让人头昏脑涨，气喘心慌。然后他就借口出去透透气，可出去了就整晚整晚不回家。汪霞开始怀疑他是到外面喝酒打牌，后来才怀疑他在

外面有了骚狐狸，然后很快就证实了。因为刘辉根本不想回避什么，他公然带着那个骚狐狸在街头晃来荡去，有一回被出去买菜的汪霞撞见了。汪霞二话不说，当即把手中泥泥水水的菜全朝那个骚狐狸砸去，并蹿向前，一把拽住她的头发又扯又撕。并用尖锐的指甲，在她脸上抓个不停。骚狐狸左躲右闪，无法招架，就哭着喊道：刘辉，你口口声声说要对我好，你就是这样对我好的吗？站在一旁本来有些迟疑的刘辉这时不再迟疑了，他甩开膀子，给了汪霞一个老大的耳刮子，把汪霞打得倒出三米之外。汪霞就地上呼天抢地，把刘辉和那个骚狐狸的祖宗八代都一一骂遍。人群像潮水似的围上来，他们指指点点，从道义上表示支持和同情汪霞，但同时对这个女人无以复加的骂功也深感恐怖，觉得刘辉的背叛也应该有他足够的理由。

那个骚狐狸叫李晓媚。同别人的判断一样，我家的战火由来已久，与李晓媚的出现并无直接的关联，李晓媚的出现只是加剧了家中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已。好在这以后，刘辉与汪霞的战争大多数是当街进行，汪霞行动敏捷，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刘辉的脸上新添几道指甲抓破的伤口，而最后的胜利一般都属于刘辉。刘辉长得并不高，但刘辉毕竟是个男人，是男人就有几斤蛮力，刘辉把他的蛮力都集中在手掌上，然后闪电般地朝汪霞扇过去，汪霞立刻就像一只被皮鞭抽了一下的陀螺，歪歪趔趄，旋转倒地。刘辉与汪霞当街而战，我们兄弟三人就像左邻右舍一样，充当了兴奋而漠然的看客。但刘辉与汪霞若在家中作战，我们兄弟三个就成了失火城门边的池鱼。汪霞赤手空拳打不赢刘辉，到最后总会发疯般地拿起家里的东西朝他身上扔，那个发疯的样子好像恨不得把整个房子都拆了作为战争武器。由于她没头没脑一味地乱扔，刘辉总能轻轻松松躲闪开。我们兄弟三人却成了受害者。有一回汪霞扔向刘辉的秤砣，最后砸在了刘龙的脚上，把刘龙右脚的大趾甲砸成两瓣。所以很多的时候，只要一见家里有战争的苗头，我们兄弟三人就纷纷外逃。可这种情形常常不是我们能准确预测得了的。汪霞唠叨成性，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指责家里除她自己之外的其他成员，而刘辉却少言寡语，他的爆发神出鬼没，犹如晴天霹雳，让人始料不及。而一旦等到战争爆发，我们就只能贴着墙壁站立了。因为房子实在太小太小，他们的拉拉扯扯、进进退退、来来回回已把我们的出路完全给堵死，我们要想逃出去，就必须冒被他们战争余波扫及的危险。有一回，外逃的刘骥就被他们撞倒在地，来来回回踩了几脚。算刘骥命大，没死也没大事，只有那张嫩脸被踩得像张柿子饼。还有一回，外逃的我被他们强大的屁股冲击波顶在墙壁上，差一点没把肋骨给压

碎。当我从墙上滑下来后，好久都没把伸出的舌头收进去。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敢轻易外逃了。只要战争爆发，我们就紧张地盯着进进退退的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巧妙地挪动位置，以免被他们顶在墙上，压成扁扁的一幅画。

现在有必要来说说这个让刘辉气喘心慌的家了。我家真正的房子只有一间，大概十平方米左右。房里摆一张睡觉的床和一张吃饭的桌子，能够腾挪的空间就已经非常小了。刘辉和汪霞的主战场也就是在这里了。房子的左面是厨房，不到三平方米。房子的右面是厕所，不到两平方米。我们兄弟三人睡觉的地方则在阁楼上。每晚顺着墙壁边的梯子爬上去，到第二天早晨再顺着梯子爬下来。半夜若是尿急，就对着阁楼上的小窗户解决了。天长日久，阁楼外边的木板墙上，明显出现了一道被尿水浸泡过的痕迹，黄黄斑斑的，形状像一片细长的树叶。刘辉所谓的尿臊味大概就来源于此吧。阁楼上老鼠特别多，白天它们在阁楼上走，咚咚咚地一路响过；晚上它们也在阁楼上走，趁我们熟睡了，还会来啃我们的脚趾头手指头。不痛，只痒。我想我们睡在梦中，脸上一定会露出怪异的笑容。有时感觉肌肤被什么硌着了，摸出来的一定是些干枯的老鼠屎。出太阳的时候，每天有一小会儿阳光从小小的窗户里探头进来，这时阁楼上的光线就特别明亮，细察被子床铺，就发现上面黄黄斑斑的一小块一小块很多。那也是一些尿渍，不过不是我们的，而是老鼠的。所以刘辉闻到的尿臊味也许是老鼠的也不一定。阁楼老鼠多，地上蟑螂多，汪霞对付蟑螂的唯一手段就是在屋里遍放樟脑丸，这使得她自己 and 蟑螂都已经非常适应这种气味了。我们兄弟三人则无所谓，只有刘辉大骂这长年驱之不散的樟脑丸味，说是硬逼着他离家出走。

其实我家的争吵与环境应该没有必然的关联，因为隔壁杨小秋家的情况跟我家的情况简直如出一辙，但他们的父母就非常融洽和睦。如果能够挑选，我宁愿认小秋的父亲作父亲，认小秋的母亲作母亲，认小夏作哥哥。小夏虽然看不起我，但如果我做了他弟弟，他那些看不起我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现在再来说说父亲刘辉和我母亲汪霞的职业。刘辉是沙水钢厂的销售人员。不过那是以前的事，现在刘辉是钢厂一名轧钢工人。刘辉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搞推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把好手。可现在慢慢地要转成市场经济了，刘辉那种沉默寡言、忽阴忽晴的性格就根本不适合搞推销了。厂里按人头定任务，刘辉就成了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马上现了原形。厂里将他从销售科换下来，让他去轧钢，这等于是从米箩里换到糠箩里，刘辉当然老大不

情愿，尽管他顶着轧钢工人的名分，在离婚之前却没有去轧过几次钢。他实在想不通呢。

母亲汪霞则是沙水纺织厂的纺织工人。从十几岁进厂，她已经在里面干了十五年了。一直是三班倒，倒得她生理紊乱，神经衰弱。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争取做一名白班工人。可离婚之前，厂里突然将她从准备车间换到了染色车间。工资是多了些，可谁都知道，这是纺织业所有工种中最差的一个。工作又苦又累，环境则是又湿又热。而且那些染料对人体的多种器官都有害，更何况一样要三班倒。气得汪霞冲进厂领导办公室，大骂厂领导是被骚狐狸的××迷了良心。厂领导本来并不想让这位老资格纺织工在染色车间干多久，可有了这顿骂，汪霞自己就把自己的命运给钉在这里了。

现在想来，当年我家战争的层层升级，除了与我父母水火不相容的性格有关，另外与这些生活背景多少也有些关系吧？

二

记不清是三天后，还是四天后了，我只记得当李晓媚第一次来我家时，久雨的天空开始放晴，蛋黄般嫩俏的阳光从对面街头的屋檐下斜照下来，温柔地抚摸着我家黑黝的门楣。我靠在门楣边，仰头看街边树木新叶下面晶莹剔透的水珠，因了阳光的穿射，所有的水珠都变得如珍珠般闪亮。我正看得出神，突然有一片阴影挡住了我，我扭头一看，身边站着一位蜂腰俏肩的女人。女人弯下腰，伸手在我的脸蛋上拍了拍，同时在她自己脸上开一朵笑容的花。我的心温柔一动，我知道这就是李晓媚了，尽管我以前从没见过李晓媚。但我肯定她就是李晓媚了。李晓媚长得比汪霞要好看得多，难怪刘辉为之着迷。我拿眼睛去看搔着后脑勺在一旁站立的刘辉，刘辉躲过我的目光，把头扭到一边。我记得，这是刘辉第一次躲避我的目光，也是唯一一次。若干年后在监狱里，不知为什么，我常常忆起最初见到李晓媚时的那种心动。我发现，对于一个美丽的女人，或许任何年龄段的男人都会心动。幼小的男孩会希望那女人是他母亲，或者他母亲也像那女人一样美丽；成年男人会希望那女人是他妻子或者情人；老年男人会希望那女人是他女儿孙女，或者是情人。

李晓媚来到我家后，就以女主人的姿态把该收拾的都收拾了。对付蟑螂

的办法，她与汪霞不同，她采用的不是樟脑丸，而是生石灰。她用生石灰撒得我家满屋子都是，连阁楼里也撒满了。隔一天，她把石灰扫尽，然后在我家墙壁上贴了好些画，《吕布与貂蝉》、《嫦娥奔月》、《青年演员张喻》、《喜盈门》什么的。经她这么一整理，我家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屋里不但光线充足了，连空气也新鲜了，那种经年不去的樟脑丸味和尿臊味再也闻不到了。

汪霞离去时带走的東西，李晓媚不知从哪里又一件一件地带回来了，有的还崭新崭新。我家从此又可以开张了。李晓媚把冷寂了好些天的炉子提到街边，掏掉里面的余烬，重新生火。还让我找把破扇往通风口里扇风。我干得很卖劲，我把扇子摇得只见其影，不见其形。炉中的烟烟火火摇头晃脑地跳跳跃跃。我也着眼睛看着隔壁家的杨小夏，同时骄傲地想，我再不要饿着肚子坐在他家的门槛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吃饭了。

但我的好日子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我一点一点地在李晓媚心中失去了好感，或者说李晓媚失去了想对我好的足够耐心了。我第一次发现家中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在一个深夜。我睡在阁楼上，被粗重的喘气声和母狼般的低嚎声惊醒。惊醒之后，我发现我家的阁楼在摇晃，木板墙壁在摇晃，屋顶也似乎在摇晃，连灯光都在摇晃。这时我才发觉半夜不是开灯时分，我家半夜的灯火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我想也没想就把头探出阁楼，朝楼下望去。楼下的大床上，是两堆白花花正在扭曲腾挪的肉。我看呆了。现在我当然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在当时，我以为刘辉又开始与他的第二个女人打起来了。而且完全可以称作肉搏，互相绞绕着像两条蛇，连衣服都被撕了个精光。开始李晓媚是赢家，她正骑着刘辉，压抑地低嚎，两只手在刘辉的胸脯上又撕又抓，身子一躬一跃，一俯一仰，乱发飞舞下的面孔双目紧闭，五官极度扭曲。我从不知道，一个美丽的女人会在突然间变得如此丑陋！我再一次吓呆了。好在李晓媚的身子比穿上衣服的时候更美更耐看，我就将目光锁定在她饱满的双乳上，她的乳晕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细微的光芒，我听到自己喉咙里吞咽口水的声音，我好想抱着它们吮吸一下……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刘辉突然一发力，将李晓媚掀了下去，刘辉用力地撞着李晓媚，那声音就像大大的瓷盆叩打着清清的水面。刘辉的双手死死地掐着李晓媚的乳房，把她的乳房掐得都变形了，我的心一阵一阵地收紧，一阵一阵地悸痛。后来李晓媚果然受不了了，她怪叫一声，睁开了眼睛。于是我们的目光就相对了。刘辉邪笑着：你叫吧你叫吧你怎么不叫了？可李晓媚就不叫了，她把眼睛睁得圆圆的，足足瞪了我十秒钟，任凭刘辉把她的身

子弄得波逐浪涌，后来她突然叫一声：妈呀——脚踹开刘辉，迅速扯过被子，把自己捂得紧紧的，一副受了大惊大吓的样子。刘辉狐疑地望着她，以为她见到鬼了，然后顺着她惊惶的目光抬头一看，就看见阁楼口吊着一颗无声无息的脑袋。刘辉恼羞成怒，他朝我吼道：看，看什么？再看我挖了你的眼睛喂狗！我就把头从阁楼口收了进去。我听见刘辉又说：他还是个小孩，你这么紧张干吗？来，我们接着来。我知道他是在对李晓媚说，可李晓媚没有回答他。我估计李晓媚肯定是摇头，而不是点头。因为下半夜我再没听到那种山呼海啸的摇晃声了。而灯光也在我缩头回去的同时熄灭了。黑暗里，我睡不着了，黑暗里李晓媚饱满的乳房仍在我的头脑里发出幽蓝的微光，我依稀记得汪霞的乳房没有这么挺这么饱满，汪霞的乳房就像两只白布袋一样。我想李晓媚的乳房里一定盛满了奶，如果她给我吸几口，我愿意管她叫妈。杨小秋隔壁的隔壁，就是我家隔壁的隔壁的隔壁，也就是建军家。建军的女人新生了个女婴，每天坐在门口喂奶，我从那里经过时，总要偷眼看她似露非露的乳房，那乳房虽然也大，但没有李晓媚的乳房大。建军的女儿吸奶时总咿咿有声，那声音一直在诱惑着当时似饿非饿的我。我好想捧着吸几口，但我不敢开口，因为建军的女人与我家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李晓媚不同，李晓媚是刘辉的女人，即将会成为我的后妈。我希望她能给我奶吃。如果奶能吃饱，我饭都不要吃了，每天就吃奶好了。

但我的愿望根本就没办法实现。李晓媚好像有心理症结，她容不得除刘辉外第二个男人看她的身子，尽管我还不算男人；也容不得在她与刘辉肉搏时有人窥视。而我一听到他们在下面山呼海啸，总忍不住探头去看。为这事，刘辉骂也骂过我，打也打过我。可我一到那时，总身不由己，像条件反射似的。我爱看李晓媚的身子，主要是看她颤巍巍的乳房。当然在他们辗转反侧之际，他们下身那乌黑的一片也有些让我好奇，我知道人与人是不同的。我与李晓媚不同，与刘辉也不同。李晓媚与刘辉尽管乌黑的一片相同，但相同之处也有不同。我把头挂在阁楼口，心想：人，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啊。后来我听到李晓媚又是一声尖叫，然后捂着被子，用手指着阁楼口。刘辉也不抬头了，就知道我在偷看。他气咻咻地吼道：总有一天，我真会把你那双狗眼戳去！我就把头无声无息地缩进去。我听见李晓媚抱怨道：这鬼东西长大了一定是个色鬼。

刘辉一直习惯在灯光下肉搏，现在因为我的偷看，他就把灯光熄灭了。可那种地动山摇却改变不了，只要房子里的吱嘎声、喘气声、低嚎声一齐奏

响的时候，我就会从梦中惊醒，然后将身子一滚，头就挂到阁楼口了。黑暗里我只看见一团灰影在床上涌动，但我可以根据他们的喘息声和床摇动的声音判断出他们上下的位置和动作的激烈程度。现在我知道他们不是在打架，而是在进行一场场游戏。但他们的游戏多么像打架啊。或许男女之间就需要进行这样一场场近似肉搏的游戏。如果当年汪霞与刘辉也玩这样猛烈的游戏，他们大概就没有精力打架了。可是刘辉和汪霞似乎都没有悟出这一点。

李晓媚的眼睛真是太尖了，即使在这样的黑暗里，她也能看见倒挂在阁楼口的我，她与刘辉游戏过半，冷不丁地又是一声尖叫。她对刘辉说：你那狗崽子的眼睛就像狼的眼睛，夜里都放光。刘辉咬牙切齿，他终于爬上阁楼了。他把我从阁楼一把拽下来，一路拎着，从门缝里塞出去，又把门关上了。我只穿了条裤衩，但时候已是夏天，夜里也不冷了。我坐在门槛上背靠着门，一边看屋檐上空的星月，一边听屋里的声音，我听到刘辉说：来嘛来嘛。而李晓媚则说：你讨厌，不嘛不嘛……声音细细碎碎，如一对小老鼠在撕咬。

后来我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阳光已把半边街照亮，刘辉和李晓媚在屋子里还不见动静。我却被一群半大不大的小孩围住了。一张张笑模笑样的脸凑在我的眼前，把睡眼惺忪的我吓了一跳。我知道，一定是这群家伙把我给吵醒了。我用手交叉捂在胸前，慌里慌张地问：你们围着我干什么？他们一边笑，一边齐声唤：虎——癩——子，你——看——什——么——嘛，总——有——一——天——我——会——把——你——那——双——贼——眼——挖——去——喂——狗！唤完后就挤眉弄目，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这是我父亲刘辉夜里的口头禅，我的脸顿时红了个透。木墙薄漏，夜里凑近木墙收集我家动静的耳朵一定好多，要不然他们不会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我骂一声：操你妈！然后捂着耳朵，转过身，用力拍打着我家的门板。我一副哭腔喊道：开门，开门——

门吱嘎一声开了。我由于用力过猛，一下就从门缝里滚落进去了。刘辉则从门缝上面伸出头来。他骂道：你们这群畜牲，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们的耳朵砍了喂狗！你们的爸爸妈妈若不操蛋，哪个×缝里会漏出你们来？大伙儿哄的一声，散得无影无踪。

我不可能总待在家里不出来。我一出来，那些半大不大的孩子，甚至那些没结婚的后生，都要跑过来嬉皮笑脸不怀好意地问：虎癩子，你夜里看见什么了？我冲着他们嚷：我操你妈——我把全身的力气都凝聚在这一喊上，我捂着肚子弯下腰来，把妈字拉得老长老长。有人在我的屁股后面稍稍一用

力，我便跌了个狗吃屎。大家又哄的一声散开。

我感到是李晓媚让我受辱的。以前汪刘战争，没有人把它与我联系在一起，我甚至可以像局外人一样站在一旁观战。可现在李晓媚与刘辉的肉搏游戏，别人却常常拿这与我说话。我真不明白李晓媚夜里干吗要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既然把我和隔壁人家都吵醒了，又何必在意我在阁楼上偷看？我感到她的尖叫有夸张的成分，故意激起刘辉厌恶我。

三

我不知最后是李晓媚拿的主意，还是刘辉拿的主意，或者是他俩合谋？李晓媚来我家一个月后，我被送给益县乡下一户人家做儿子。刘辉事先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就把一个刀条脸的乡下人带到我面前，说：得，就这孩子，你领回去吧。“刀条脸”一脸凶肉，可他冲我笑的时候却特别和善，甚至有些要巴结我的样子。他说：呵呵，多乖的小家伙，跟我走，好不好？说着还塞给我几颗糖，我一下子就失去了对生人那种本有的防范心。我拿眼睛看着刘辉，刘辉说：虎癞子，你跟他去吧。这几天老爸忙不过来……唉，你就跟他去吧。

刘辉的话我不敢不听，我真的就跟着来人走了。

我怀疑我从出生开始，加起来也没坐过那么久的车。先是城市从我眼前消失，然后我看见无边无际的稻田，还看见蜿蜒的河流，后来又看见一层一层的山，又看见好多好多的树……再后来在车子的摇摇晃晃中，我恍惚睡着了又恍惚被一泡尿憋醒了。我心里说停车停车，可车子就是不停，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当着众人，扯下裤子在车厢里狠狠地撒了一泡大尿，尿流到哪儿，惊叫声就响到哪儿。我看见人们同时露出厌恶的神情，我一直不想让别人厌恶，可我有什么办法，车又不停，我总不能眼睁睁地让自己的膀胱撑破吧？只有“刀条脸”对我的撒尿是一脸讪讪的笑意。撒完后我感到舒畅极了，在车子的晃动下，我又睡着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趴在了一个人的背上。我知道这个背着我走的人有一张刀条脸。我知道他要带我去他家。我醒了一会儿，又在“刀条脸”一步一晃中睡着了。

最后我的屁股在板凳上重重一墩，我就完全清醒了。我听见“刀条脸”叫一声：到家啰！一个妇人从里屋满面春风地奔了出来。她围着我转了几圈，

嘴里啧啧地唧唧喳喳，我一句也听不懂她说什么。后来那男人也与她唧唧喳喳地说话，我还是一句都听不懂。不过从他们的样子判断，我估计他们是一家人，女人是男人的老婆。从他们的神态判断，我估计他们正说着我。

好丰盛的晚餐。有荷包蛋，有鸡肉，有泥鳅，有辣鱼块，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坛子菜。尽管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好胃口。从他们笑容可掬的脸上，我知道他们正把我奉为上宾。他奶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吃白不吃。我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到最后撑得直打响嗝。

三天后，他们给我取名为周吉家。他们在院子里大摆筵席，把全村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叫来了，那一张张鲜活的脸看着温馨感人，他们一个个走来摸摸我的头，笑模笑样地说些话，可我就不知他们乱糟糟地在说什么。

我对“刀条脸”说：我不叫周吉家，我叫刘虎。他说：不行，你从今往后就叫周吉家了。我说我不喜欢。他说你喜欢也得这样，不喜欢也得这样。你得跟我姓，要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是我儿子啊。我听呆了。

后来我从他非常困难的普通话里得知：刘辉以五百元的价钱把我卖给这户人家做儿子了。我真没想到我会值这么多钱。那时刘辉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五六十元钱。相对这么高的身价，我来这里第一餐的大鱼大肉也算不得什么。只不过卖我的钱握在了刘辉的手上，跟这顿大鱼大肉是无关的。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非常恨刘辉。再怎么着，他也得跟我打声招呼啊。还有，我为他赚了这么多钱，我上路的时候，他至少得送我一两件我喜欢的东西，算是留个念想也好。在我没离开沙水的时候，我就听人说，刘辉很快就要与李晓媚结婚了。现在有了我这笔卖身钱，我想他们一定把婚礼操办得很豪奢。刘辉对我一直少有笑容。但他第二次当上新郎官的时候，再怎么着，也会露出腼腆的笑容吧。想着刘辉能笑，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

“刀条脸”自然姓周，名字叫福利。他婆娘叫马兰英。周福利看着我的眼泪大片大片往下流，顿时慌了神，他以为我不愿意给他做儿子（事实上我的确不愿意），就用他艰难的普通话把方方面面的情况给我比较了一下，他说得太快，我不能听懂他每一句话，但大概意思我还是懂了。他说我在沙水的那个家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刘辉和李晓媚明摆着不会对我好的。而在这里，他们一定好吃的先给我吃，好穿的先给我穿，好玩的先给我玩。从这三天他们待我的情形来看，他说的也许是事实。沙水的确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如果硬着头皮要找一条留恋的理由的话，是我真的好想吮吸李晓媚丰硕的乳房。她若给我吮，我一定会泪流满面内心充满感恩。但从她在我家一个月来

的做派来看，她是绝不会同意的。我还不如就留在这里好了。周福利后面还说了很多很多话，但我的神思已被他身后那群红蜻蜓弄得恍惚起来，那群无声无息的生灵不知从何处而来，飞翔在落日的余晖里，使这个简陋的院落立马变得如仙居般飘逸轻灵起来。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红蜻蜓，我擦了眼泪奔过去，手舞足蹈，追逐那些可爱的东西。周福利诧异地看着我，后来他脸上的刀条慢慢变成了放菊的模样，他笑了。他跟着跑过来，与我一起追逐蜻蜓。手在空中左一抓，右一抓，但都劳而无获。周福利的婆娘马兰英则倚在门口，笑逐颜开地看着我们。

山村的夜晚太安静了。周福利让我独居一室，我还是常在子夜惊醒。惊醒过来后，我就深感山村夜晚的静谧。尽管墙壁里有虫鸣，林子里有鸟啼，但这只是更增夜的宁静。隔壁周福利和马兰英的鼾声一沉一清，一长一短，在起起伏伏。我想要适应这无边无际的静夜，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晴朗的日子，夜里就有月光从窗子里照进来，地上就像落了一方洁白的手帕。开始我还真把地上的月光当做一方手帕了，我惺忪爬起来，弯腰去拾，手帕就消失了。我抬头去看，就见天上一轮皓月正静静地打量着我。一时我又想起远在沙水的刘辉了，我不知这时刘辉与李晓媚是不是正在做那游戏呢？没有我在一旁了，他们的游戏一定做得顺心顺意。

平心而论，周福利和马兰英对我可比刘辉和李晓媚对我要好多了，如果不是语言的不通，我可能很快就会适应这里，并与这里的孩子打成一片。开始是我觉得这里的人说话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好笑，但没等我笑他们，他们倒先笑起我来了。我与这里的孩子玩，可我几乎每说一句话，就有人怪声怪气地跟着学一句，其他人就哈哈大笑，说我说话比美国鬼子说话还难听。我跟他们争了几回，只能引起他们更多的哄笑。后来我就不再开口讲话了。

过完夏天，周福利送我去读书。我的课本和作业本上都被周福利写了三个笨拙而工整的字：周吉家。但老师点名叫到周吉家时，我总要迟疑一下，才站起来答到。这与益县难懂的方言有关，更与这个与我毫无关联的名字有关。

由于点名时我迟疑的应答，学校的老师都认为我脑子有些呆滞。他们的认为也许是对的，第一学期结束时，数学语文两门考试我回报给周福利夫妇的就是两只鸭蛋。这一结果使得周福利夫妇连日来都是满脸愁云，唉声叹气。他们大概真的把我当白痴了。养儿防老，这是他们的主要梦想。但如果

我是白痴一个，他们的梦想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难怪那个姓刘的会这么便宜给你个儿子。马兰英躲着我悄悄地对周福利说。周福利目光痴凝，他缓缓地摇着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马兰英说：不可能，不可能，他绝不是个呆滞的孩子，你看他的眼睛，对山村的一切都新鲜得不得了，一点也看不出傻的样子……马兰英说：可如果他不傻，怎么会吃两个鸭蛋，多丢人啊。现在村里人都笑我捡了个破箩货呢。

偷听了这番话，我非常难过。我觉得对不起他们。我分不清白痴、一般人和聪明人有什么区别。既然大家都认为我是白痴，我大概真的就是白痴了。他们好吃的给我吃，好看的给我穿，可我居然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白痴，怎不叫我难过呢？

沉默比毒药更动人。若干年后我在书上看了这句话，心就像被针挑了一下。我想，这话用在后来我与周福利夫妇之间的关系上，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面对后来周福利夫妇有关我学业的泼水般的种种提问，我一概应之以沉默。甚至面对周福利夫妇的问饥问寒问饱问暖，我也是以沉默对之。我的沉默就像毒药一样，把周福利夫妇脸上最初花朵般的笑容给淋灭了，把周福利夫妇最初澄明如湖水般的心境给搅污了，搅黑了，搅臭了。周福利的背本来就有些驼，现在更驼了；马兰英本来是一个身材丰腴的中年妇女，现在明显消瘦下来了。而且沉默似乎能够感染，周福利和马兰英先是拦着我焦虑地问这问那，后来也不可救药地变得沉默起来，家里一天到晚听不到一两句话，只有没头没脑和没完没了的唉声叹气。马兰英做的饭菜明显比不得以前了，要么是不记得放盐，要么是盐放多了；要么是菜煮得太烂，要么端上桌的是一碗生菜。我吃得直皱眉头，但我偷眼看着他俩没什么反应，我也就装着无所谓的样子。我发现吃饭时他俩的心思根本没在饭菜上，连饭菜的甜酸苦辣咸他俩都感觉不出了。如果说我是白痴一个，那他俩这种状态可算得上白痴一双。这个家就是白痴家了。没了人声，墙壁里的虫声唤来唤去，听起来更凶了，这个家它们倒像成了理所当然的主人。

我知道他俩是为我事发愁。愁得比我还沉默，愁得比我还白痴。我不能让他们这样下去，我决定离开他们。他们是好人，至少比刘辉要好。如果刘辉知道我是白痴，一定会对我又骂又打。但他们没有，他们只是一脸乌云对我，却从不给我来点雷雨。正因为如此，我更加觉得对不起他们。如果他们对我又骂又打，我一定会在这里安之若素。现在这种状况，我实在是一点也不习惯。下半学期差不多又要期中考试了，我再不走，我实在没有信心不